

台北植物園歷史漫步 花木篇



- 布袋蓮
- 蒲葵
- 大王椰子
- 亞歷山大椰子
- 金龜樹
- 九重葛
- 加拿利海棗
- 大鄧伯花
- 印度橡膠樹
- 優曇華
- 扇椰子
- 麵包樹
- 荖茅
- 菩提樹
- 吉貝木棉



當您踏入臺北植物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園區內的大樹，在車水馬龍的都會區蔚然成林，樹木的生長緩慢，很多樹早在日本時代就已種植，讓我們隨著臺北植物園的老樹木，回溯過去時光。

1895年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設置了苗圃，以種植高經濟價值的樟樹，同時期在臺灣開始引入來自熱帶的棕櫚科椰子類植物，苗圃的水池也開始種植各種水生觀賞植物，1911年臺北苗圃隸屬於林業試驗場，這是林業試驗所的前身，至此苗圃由生產性功能逐漸轉變休閒、展示與教育研究，塑造南國風光，到了1921年臺北苗圃改稱臺北植物園。

日本領臺時的苗木繁殖以臺北苗圃為主要的基地，但苗木則來自不同的途徑與契機，除了日本人對南國的想像，透過南洋考察，藉著產業與商社的需要而特別收集外，亦有來自溫帶日本地區溫室的熱帶植物，以及友人的餽贈等等來源。殖產局更藉由出國遠行的船舶，將一些重要植物載運回來，從中南半島的越南、泰國，到新加坡、爪哇，到印度、錫蘭，甚至遠及夏威夷、澳洲，更透過這些國家，引入更遠的熱帶美洲、熱帶非洲植物，漂洋過海定植在臺北植物園內。隨時光流轉，今日的臺北植物園已成為都市綠肺，藉由這些老樹，讓我們遙想當年...



大王椰子 Royal Palm

Roystonea regia

如大王般君臨傲立的大王椰子，非常具有熱帶風情與南國想像，最早引入臺灣的年代為1898年，但該批苗木因水災而流失。金井兼次於1902、1903年由原產地夏威夷兩次引入種子，台北植物園的大王椰子行道樹，就是1903年引入，是臺灣現存最老的大王椰子群，見證了台北植物園百年來的發展，其中幾株的莖幹上，還留有二次世界大戰機槍掃射過的彈孔痕跡。現在臺灣各處老公園或老校園的大王椰子植栽，可能就來自這些超過百年的母樹。



扇椰子 Sugar Palm

Borassus flabellifer

原產南亞及東南亞的扇椰子，少有其他棕櫚科的植物像它這般多用途，文獻記載塔米爾(Tamil)地區的老民謠就舉出扇椰子有801種用途！而其最有文化價值的傳統用途，就是其葉片是古老佛教「貝葉經」的刻寫材料之一，此外花序軸的汁液可收集起來熬煮製糖，亦是東南亞著名的棕糖土產。

1898年福羽逸人自東京新宿植物御苑寄贈台北苗圃的33種植物種子中，就包含了扇椰子，可惜後來苗木因水災而流失了，台北植物園現存的兩株扇椰子，應當是1909年藤根吉春透過橫濱植木會社從印度再度引入的，由於生長緩慢，從1929年在台北植物園拍攝的老照片來看，20年生的植株仍舊低矮，莖幹也不甚明顯，與100多年後現今高大粗壯的植株相比，實在有趣。



蒲葵 Chinese Fan Palm

Livistona chinensis

以往都認為蒲葵是臺灣的原生植物，但其實只在龜山島有蒲葵的天然群落，本島並沒有原生蒲葵。日本領臺後陸續由日本小笠原島及沖繩縣購買種子，並在台北苗圃播栽，這些蒲葵後來成為母樹，年年生產大量種子，全台各地的蒲葵，可以說大多是從台北苗圃或台北植物園發散出去的。



亞歷山大椰子 Princess Alexandra Palm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

欽差行臺前方列植的亞歷山大椰子，原產於澳洲，但由日本引進，是臺灣的第一批苗木，後來作為繁殖的母樹，別看它們瘦瘦的，其實已栽植超過百年了。它的名字並不是為了紀念亞歷山大大帝，當初命名的植物學家看到它纖細優雅的模樣，認為它是澳洲最漂亮的椰子，因而把名字獻給了當時的英國太子妃—丹麥的亞歷山德拉郡主(Princess Alexandra of Denmark)，所以具有女性氣質的亞歷山大椰子，正確來說應該是雅莉珊卓椰子。



加拿利海棗 Canary Island Date Palm

Phoenix canariensis

原產於西非加拿利群島，1909年臺灣總督府委託橫濱植木會社由印度引入，算算台北植物園這兩株也栽植超過百年了，不過因為這兩株都是雄株，所以不會結子，無法繁殖。加拿利海棗樹勢高大，莖幹壯碩，是良好的景觀植物，世界各地皆有種植觀賞。樹液可製作棕櫚糖漿，果實如同椰棗，亦可食，但種子大較，果肉太薄，無商業食用價值。





大鄧伯花 Blue Trumpet Vine

Thunbergia grandiflora

原產印度，1910年藤根吉春自新加坡植物園帶回台北苗圃種植。日本領臺初期，自外國引種的植物，多以有用樹木為主，之後才有各種觀賞植物引入，並種在台北苗圃裡供民眾觀賞。大鄧伯花在臺灣的初登場，就栽植於台北苗圃裡，攀爬在小拱橋的花架上，現在小拱橋還在，花架卻已拆除，老照片裡的原植株雖然不在了，但它的後代也已廣泛栽植於臺灣各處了。

麵包樹 Bread Fruit Tree

Artocarpus incisus

日本時代除了研究臺灣的植物之外，也想要網羅全世界的有用植物，培育繁殖，建立熱帶植物事業。而麵包樹可能是當時由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等熱帶地區引進栽植的食用植物，從台北植物園老照片中，就可見到舊臘菜館旁栽植了3株麵包樹，而現在原地僅剩一株。

如同18世紀與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長(Captain Cook)一起航行的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所說「假如一個男人在其一生中，花半小時種10棵麵包樹，他將完成對下一代的所有責任。」麵包樹的每個部分對太平洋的島民來說，都是有用的材料，除了碩大的果實可以食用之外，木材質輕耐腐，也是良好的建屋與造船的優良材料，樹的乳汁則被用來填充船的縫隙使其不漏水。雖然當初引入麵包樹是希望它能成為重要的果樹，但現在除了花東及蘭嶼地區的原住民利用麵包樹，其餘地區多栽培為觀賞樹木或行道樹。



金龜樹 Madras Thorn

Pithecellobium dulce



原產於熱帶美洲，臺灣最早由荷蘭人於17世紀引入，和鳳凰木約略於同時期栽植於台南。1904-1905年，中村辰治從泰國輸入大量種子，於各地苗圃培育樹苗，金龜樹於是播佈全島各地。台北苗圃裡的金龜樹苗，曾移植到台北的南三線路（現在的愛國西路）上作為行道樹，但效果不甚理想，後來改種其他樹種。而植物園一帶僅剩2株百年老樹，見證過往的歷史，一株在圓形溫室附近，另一株則在歷史博物館大門內。

九重葛 Paper Flower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日本領臺之初，淡水港英國人居留地內就已存在，1901年田代安定再自新宿御苑引入臺灣。九重葛是多年生的蔓性灌木，原產於南美洲的巴西、秘魯及阿根廷一帶，在臺灣花期從春天到冬天，美麗的顏色來自於保護花朵的三個苞片。隨著生長年齡逐漸增加，圍圍的九重葛木質莖幹糾結相當可觀。



吉貝木棉 Kapok Tree

Ceiba pentandra

原產熱帶美洲、西非的吉貝木棉，樹形高聳粗壯，可達60-70公尺，老樹基部常出現巨大的板根，果實內富含棉絮纖維，質地輕軟防水，在石化塑膠產業尚未發達的年代，曾用作救生衣、枕頭、椅墊的填充物。於1903-1937年間多次由越南、夏威夷、南洋及菲律賓引入臺灣，當初為了採棉而獎勵種植，但在臺灣易受風折，冬季枝條易枯槁，目前在高雄、屏東等地仍可見到老樹，而台北植物園裡的吉貝木棉，種植於日本時代，幾乎是北部地區僅存的老樹了。



茄苳 Bishop Wood

Bischofia javanica

生長於熱帶地區的茄苳樹，在臺灣多生於低海拔地區，樹形高大挺直，樹冠開闊，枝葉繁茂，而且又耐風、耐空氣污染，是良好的行道樹與遮蔭樹種，而鄉鎮地區也常可見到被視為神木祭拜的茄苳公巨木。在日治時期為了培育大量苗木供行道樹使用，雖然臺灣就自產茄苳樹，但可能在本地不易收集種子，因此又從其他國家引入種苗，以滿足當時大量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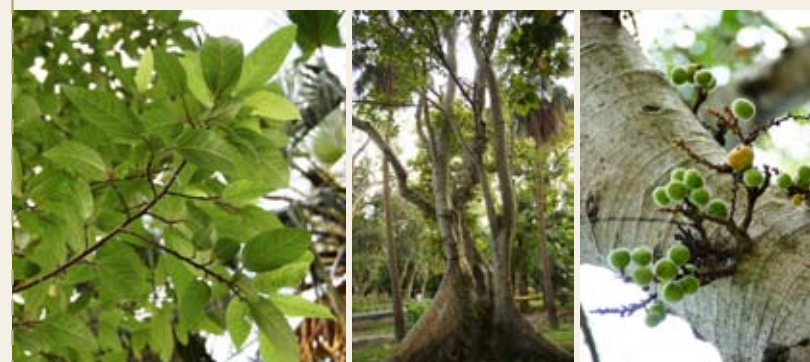


台北植物園玻璃溫室旁的大茄苳樹，在1920年代的影像紀錄中樹幹並不粗壯，但枝葉繁茂，已經呈現出寬闊圓滿的樹形，已是老樹的它，除了繼續站在原地提供遊客涼爽的樹蔭，也可見到爬攀其上的蕁蘭，年年長出如彩球般的花序，綻放星星狀的花朵。

優曇華 Udumbara

Ficus racemosa

優曇華又叫優曇婆羅，來自梵語Udumbara，原產印度、東南亞至澳洲等地，1922年金平亮三自新加坡將優曇華引入臺灣，在台北植物園及恆春植物園可見，是一種出現於佛教經典中的植物，據信拘那含佛就是在優曇華樹下成佛的，故為佛教聖樹之一。優曇華屬於榕樹類植物，隱頭花序（又稱無花果）是其重要特徵，佛教經典中提及此樹「無花有果」或描述其二到三千年才得以見到開花一次，極可能是古人對於榕屬植物特有無花果現象的誤解。值得一提的是，日文裡「優曇華」除了是指這種佛教聖樹之外，也稱草蛉的卵為「優曇華」，因此有人見到草蛉下卵在其他植物或器物上，誤以為那就是二到三千年才得以見到一次開花的優曇華，真是現代人的一大誤解！



菩提樹 Bo-Tree

Ficus religiosa

原產印度、中國西南部及中南半島，是著名的佛教聖樹，相傳釋迦牟尼佛就是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菩提樹是熱帶落葉性大喬木，在開闊的環境下，長出高大圓滿的傘狀樹形，是優美壯觀的景觀樹或行道樹。1901年日人田代安定即從小石川植物園帶了一株菩提樹的盆栽小苗到臺灣，可惜後來枯死了，沒能開枝展葉，1911年藤根吉春又從新加坡植物園帶回一些菩提樹苗木，栽植於臺北苗圃內，這批苗木成為日後台灣各地的菩提樹母樹。



布袋蓮 Water Hyacinth

Eichhornia crassipes

台北植物園的荷花池相當有名，但在日人建設之初，這個大水池栽植的不是荷花，而是當時頗為罕見的布袋蓮。1901年田代安定自日本東京新宿植物御院將之引入，吸引民眾觀賞它大而美麗的粉紫色花朵。雖然布袋蓮現在已是全球各地惡名昭彰的水域入侵植物，但它亦有良好的水質淨化功能，能吸收多種水中的重金屬及有毒物質。



【延伸閱讀】

想知道更多有關台北植物園的發展歷史與植物引種的故事，可參閱林業試驗所與南天書局共同出版，李瑞宗所著的圖書：臺北植物園與欽差行臺的新透視（2007）
沈默的花樹—台灣的外來景觀植物（2012）

印度橡膠樹 Indian Rubber Tree

Ficus elastica

日本時代曾有少量引入。1901年田代安定自日本引入，在台北苗圃大量繁殖苗木，也在恆春設置試驗地，最初供採膠之用，但膠量不如巴西橡膠樹，後來轉成觀賞植物使用。在1906年台北苗圃的〈苗木賣下定價表〉中，印度橡膠樹是當中最貴的樹苗，一年生苗木要40錢，二年生苗木80錢，三年生苗木三圓（榕樹分別為1錢，2錢與5錢），可說是當時最高貴的樹種。

